



一个买卖人的野蛮生长

几十年的时间,不经意间,冯仑成了一个标本。他说如果要写回忆录,第一句话会是:“这个人不是一个人,也不是一个神。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,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。”

从小就喜欢看“内参”

1959年,冯仑生于陕西西安。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,在他的印象中,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,在新的社会制度下,一辈子谨小慎微,软弱,守规矩。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、写作和画画。

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,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。他接触到的环境、家庭、老师,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,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。十四五岁的冯仑,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。

回看当年,已知天命的冯仑说,这绝对是一个悲剧,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、经济繁荣的社会,年轻人想大事,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糟糕了。

1978年,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,毕业后,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。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,冯仑贪婪、不加节制地阅读。阅读使得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的认识。

毕业后,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,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,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(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)。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,他回到北京,遍托关系找工作,但一切正式的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。就这样,冯仑的仕途之路被腰斩,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,开始沦落江湖,落草为民。

他曾想对牟其中发动“兵谏”

1989年,冯仑在海南偶遇了一个叫汪兆京的人,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代表,曾经帮助牟其中做成了惊世骇俗的飞机生意。冯仑说:“那年9月,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,也没工资,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。我就这样去了南德。”

进入南德一年多后,冯成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,他在海南的老朋友王功权也投奔过来,王又把刘军、王启富拉进来。日后的万通六君子中,有4个人到了南德。人托人介绍,最后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冯系人物介绍过去的。

牟其中先委任冯为“政务秘书”,后来又让他去《南德视界》当主编,再后来冯仑变成了“总办主任兼西北办主

任”,月薪200元,办公座位就在牟其中办公桌的对面,大事小事一把抓。

冯仑的工作甚至包括给去的牟其中母亲穿寿衣。媒体报道说,当时太平间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正在忙着给牟母穿衣的冯仑说:学会了这个,你就多了一种谋生的手段……

两人和谐相处的日子并不长,冯仑认为南德应该转型时,牟其中依然沿袭原来思路,并继续放大。他习惯倒资金,甚至还要去美国倒腾。在耳闻目睹了牟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,冯仑绝望了。牟其中对冯仑也不信任,因为很多经理都是冯仑介绍的,他觉得这是“冯系”,他从老家四川调来公司,想搞平衡和监视。冯仑整天看着那些监视者,感觉很不痛快。

他们想到过兵谏,让牟其中只做董事长,但冯深知他的性格,最后只能作罢。在冯仑的印象中,牟其中这个人凶狠霸道,在香山吃饭时为争凳子一拳把别人的嘴打得缝了5针。

最后只有一条路——出走。冯仑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。这使他和牟其中结下了“梁子”,而且南德的人老往冯仑的公司跑,“梁子”越结越深,先是牟其中见而不搭理冯仑,接着是冯仑发狠地说话“活着就不要见了”。

牟其中的南德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,坐牢时,他曾给冯仑他们打过电话,写过信。冯仑和王功权商量后,给了一个回复:“在官司阶段,不介入。如果服刑,生活上的事情可以管。”后来,冯仑和王石曾一起去武汉探望了牟其中。他说尽管这违背当年“活着不见面”的狠话,但随着岁月流逝,看法变了。

从海南的房地产泡沫中掘到“第一桶金”

1991年6月,冯仑、王功权、刘军、易小迪、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(万通前身),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。他们以兄弟相称,等到分拆家产,各自成为“老大”之后,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“万通六君子”。

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,冯仑却敢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。这是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。冯仑告诉对方:“我出1300万,你出500万。我们一起来做,你干不干?”

陈强:最浅的深刻 最好的坏人



翻看陈强老爷子晚年的照片,《红色娘子军》里霸气外露的南霸天,已经变成了慈眉善目的老头,容貌酷似《麦兜的故事》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校长。相貌的变化也折射出老爷子的演艺之路,从革命正剧里的大反派,变成了喜剧影视里的开心果。

陈强自幼家境贫寒,跟父母逃难到太原,中学时代即参加戏剧演出活动,并随战地总动员宣传团在晋西北演出。1938年,刚刚20岁的陈强来到延安,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表演理论和技巧。那时,《白毛女》还是一出歌舞剧,陈强被选为黄世仁的扮演者。早年的观众简单纯朴,《白毛女》在基层演出时,激动的战士难抑对地主黄世仁的仇恨,举枪瞄准台上的陈强,打算毙了他。而《白毛女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演出结束后,奥地利姑娘们上台给演员们献花,鲜花送向陈强手中时,台下一个老大娘气愤地高声嚷嚷:“不要给他献花!”

1959年夏,谢晋筹拍《红色娘子军》,请陈强出演南霸天。这个角色令陈强成为首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,并在亚非电影节上,为中国在国际电影节赢得了第一个最佳男演员奖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这是新中国首个“国际影帝”——当时中国银幕上遍地开花的都是浓眉大眼、根正苗红的“英雄儿女”,反派人物能得到喝彩,是个意外。

电影里的老爷子顶真教条,生活中的老爷子教子规矩也不少。陈佩斯回忆说,他29岁才结婚,婚后第一次回父亲家吃饭,陈强对他说:“二子,我一直对你说,演戏要讲戏德。今天我要说,做丈夫要有夫德,小王工作辛苦,在手术室一站就站好长时间,回家很累,家务事你得多揽点。”说完还拿来一根尺子递给儿媳妇,“往后要是二子胆敢欺侮你,你尽管顶他,这就是御赐钢鞭。”

斯人已去,公认是孝子的陈佩斯满眼是泪,默默无言。只有他母亲,在凝视老伴遗体的时候,说了句:“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(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7.13 肖良/文)

北大保安变身记

想试试这部,行吗?”导演安排陈佩斯出演陈强的儿子。自《瞧这一家子》父子合作后,陈强跟儿子搭档的喜剧之路从此启程,在《夕照街》里,父亲“老奎”和儿子“二子”的角色关系开始定型。陈佩斯回忆:“那时,我父亲心理状态非常好,虽然经历了‘文化大革命’,但心里充满了光明,向往幸福生活。他想把《夕照街》里我的‘二子’形象和他塑造的老北京形象固定下来,再向前进发展。”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系列在此基础上诞生:《父与子》、《二子开店》、《傻经理》、《父子老爷车》等影片,贯穿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,成为时代的缩影。

电影里的老爷子顶真教条,生活中的老爷子教子规矩也不少。陈佩斯回忆说,他29岁才结婚,婚后第一次回父亲家吃饭,陈强对他说:“二子,我一直对你说,演戏要讲戏德。今天我要说,做丈夫要有夫德,小王工作辛苦,在手术室一站就站好长时间,回家很累,家务事你得多揽点。”说完还拿来一根尺子递给儿媳妇,“往后要是二子胆敢欺侮你,你尽管顶他,这就是御赐钢鞭。”

斯人已去,公认是孝子的陈佩斯满眼是泪,默默无言。只有他母亲,在凝视老伴遗体的时候,说了句:“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(摘自《中国青年》6.13 王晶晶/文)

对方先要求考察他们的项目,冯仑很紧张:“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,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,现买衬衫和领带。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,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。”

验完了成色,对方点头同意,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,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,王功权负责将500万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,万通靠着这500万,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故事,也是公司的第一笔运作资金。潘石屹讲述自己的起家史,说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。那时候,万通的账上有300万,冯仑的感觉就像“大姑娘初婚,幸福又糊涂”。

和很多在海南的失意者相比,冯仑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,他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精英到市场动物的转变。他说当时世界观彻底改变了,自由而疯狂,但非常享受这一切。

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,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当时的幸存者,万通六君子及时上岸,他们从泡沫中获益,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,随后回到北京开发房地产。

在采访中,冯仑一直说自己是个买卖人,操心的都是买卖上的事情。即便在外界看来,他的思考对这个社会很有价值,他只是淡淡地说:“那是因为妨碍到我们的买卖。”

(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3.29 薛芳/文)

来“点名时间”,预购一个梦想

在这里预购一个梦想

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创业梦想或者绝妙的创意,却没有资金起步,没有银行、风投等资金后援的支持,怎么办?别怕,何峰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点名时间网能够帮助到您。

“点名时间”是一个支持平凡人实现不平凡梦想的舞台。只要你有梦想,就可以登陆这个平台,发起项目向公众推广,当然,你也可以做个支持者,替别人的梦想埋单。

期待同样的美好

今年31岁的何峰是北京人,曾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MBA学位。

由于对创意的兴趣,何峰在2009年开始关注美国的众筹平台。有一次,他看到一个叫 Kickstarter 的网站,这是一个面向所有网民的创意项目筹资平台,在美国纽约众筹,经过两年多发展就迅速成长为大众筹资平台的领头羊。

KickStarter 给何峰最大的刺激是看到种种令人兴奋和感动的项目得到实现,从而圆了很多人梦。他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项目,一位在加州大学电影系求学的留学生在项目中写道:

“回日本纪念奶奶忌辰时,翻出奶奶的老照片。其中

一张是年轻时代的奶奶和另一个女孩子在一起。从照片中,我感觉到奶奶与这位女孩之间超出了友谊的感情。”

(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3.29 薛芳/文)



于是,这位学电影的日本女孩想以自己奶奶的故事为原型,拍一部电影。主人公是二战后的一位日本女子,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及自己想要追求的幸福和恋人中难以取舍。“她不能抚摸她想抚摸的人,她不能亲吻她想亲吻的人……我拍摄这部电影,是为了给她一个她不被允许拥有的生活。”

从斯坦福毕业后,何峰回国,发现身边有不少创意、设计圈子里的朋友,缺少的正是像 Kickstarter 这样一个展示自己,获得支持的圆梦平台。何峰想,自己在 Kickstarter 上见证过的美好事情和感人项目能不能在国内出现?

2011年5月,何峰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发起和支持创意项目的平台——点名时间网。

女人都爱漂亮,不过有的女人漂亮仅限于买几件衣服,有的女人则是一种讲究。这种讲究是一种终身的品质,与年龄无关。

我的一位朋友,曾讲过一句经典的话:“经过成长,女人拼的就是看上去干净舒服。如果有人用这几个字来评价你,那么恭喜,这个评价真的很高。因为被俗事一拖累,人的疲态就显现出来了,有的人心无打理自己,偶尔兴致来了,也只是买几件衣服或者高档护肤品,根本和讲究不沾边。”

也许有人会说,我哪儿有闲工夫去讲究啊?其实,讲究是一种品格,与钱多钱少、有无时间无关,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有没有要求。

我的这位朋友从日本留学回来,开了一家日式料理店,小本经营,很累很忙。但多年不变的是,她每天坚持洗头泡澡,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,然后涂上身体乳。走出去时,身上有一种天然的香气,这是跟她接触的人的第一感觉。做这两件事一个小时就足够了,这一个小时也是她给自己留的“女人时间”。

走过青葱岁月,我越来越觉得“漂亮”是个肤浅的词,女人更需要的是一种讲究,这跟女人的教养和品性有关。我认识一个女人,对指甲特别讲究,她的手伸出来,指甲永远修得整整齐齐,护理得非常好。

不要以为她从不做家务,事实上,她做得一手好菜,但不同的是,每次做完家务后,她都用醋泡手,然后涂上厚厚的护手霜,戴上手套睡觉,早上起来时,手上的皮肤就会变得嫩嫩的。她的手上没有任何配饰,却让人忍不住多望几眼。

另一个朋友阿玲,我第一次看到她时,首先注意的是她的牙齿,干净整洁,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她说,牙齿是和健康相连的,一口好牙影响女人的消化吸收和笑容。因为注重牙齿健康,她从未有过口气问题。每次参加饭局,她的话虽然不多,但是总能引人关注,一位男士由衷赞叹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。”是的,牙齿成了她的最佳注脚。

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讲究,有关健康和骨子里的教养。这种讲究不是矫情,而是一种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尊重。女人之美,最终不过是一些细节、一些骨子里的讲究。

(摘自《深圳青年》第2期 依江宇/文)

骨子里的讲究



纽约走路族

纽约人在衣食住三方面都赶在时代的前面,唯有在行这方面,他们却偏偏“走”在时代的后面。

当然,他们也可选择乘地铁或坐计程车,但是在市区最拥挤的地段,两条腿便是最快交通工具。这样一来,纽约人个个都养成了拔腿就走的习惯。

纽约人其实是美国最早一批有车阶级。第一辆福特汽车在底特律出厂后,便由一位纽约人购得。谁料到八十年后的今天,纽约人反而变成了美国最后一批走路族。但纽约人到底不愧为纽约人。他们从早走到晚,从小走到老,终于走出了自己的风格、自己的文化,令外国人刮目相看。

最明显的是,纽约人个个健步如飞,甚至连纽约的窈窕淑女,也个个都是飞毛腿,行色不让须眉。纽约人安步当车的生活习惯,免不了会影响到他们的衣着。

纽约人很讲究仪表,男女女都衣冠楚楚。但是他们脚上穿的,竟多半是一双脏兮兮的球鞋!尤其是在冬天,街头疾行的纽约贵妇人个个穿上了貂皮大衣,戴上了貂皮帽,而脚下呢,仍是那双脏兮兮的球鞋!

纽约女人手上提的皮包,也比别的地方大得多。原来皮包里都放了一双高跟鞋,是准备在进入室内时穿的。

总而言之,人在纽约,就是走为上策。纽约的文化,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

(摘自《哈尔滨日报》李兰/文)

《幸福来欢唱》十强出炉

7月14日晚,由《文萃报》、《文萃周末》、湖南经视联手打造的全国首档大龄大型电视歌唱比赛《幸福来欢唱》总决赛第二场上演,“策神”马可、著名歌唱家春雷和台湾音乐人莫凡坐镇评委席,见证了全国10强的诞生。

为了以绝对优势成功晋级,来自湘西的“型男”喻风使出浑身解数。在第一场决赛中,他不走寻常路,以特别的舞台剧形式为观众呈现了悲情的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的故事。第二场决赛里,喻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,一改深情的罗密欧形象而大秀“热舞”,不仅与舞伴贴身舞动,还作出“托举”等高难度动作。此前面对如此大的转型,一向走深情路线的他也表示“亚历山大”,不过为了离冠军宝座再近一步,“只有豁出去了”。

自海选以来,村支书张茂国一路高歌获得了评委和观众一致肯定。虽然唱起歌来游刃有余,但活力十足的开场舞却着实

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

(本报记者 姚瑶)

(本报记者 姚瑶)